





武編 任將類

卜日以授斧鉞

姜子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大史卜齊二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盾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辨說而必就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莫喜莫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

潘義編評

按此段不言推輪捧鉞恐其脫簡耳未段即吳起與士卒同甘苦法

正天下而莫之敢御

管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善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勝不禮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知音必立于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郭在中評

文法如疾風迅雷辭語如海一層樓細玩之的是兵家要法

授任之才異

于山子

城也無藩維之固山川無溝壑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漑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長而社稷莫矣維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吳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高時之師無曠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說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莊定山評

此段言無重兵壓境而一旦滅亡忠臣烈女為之奈何此段語論設兵者不可不熟

仁君貴任慈將

老子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人不知其大若肖最切事理矣其細此似不肖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不忍殺二曰

什百千萬之長國。權敵審刑而後舉兵。制度既以用人。又必推敵之。凡酒代不可久。虛權敵審刑而後舉兵。制度既以用人。又必推敵之。

楊復所評

將不審敵是自取其兵也。君不審將是自取其將也。原野勝敗。總關朝廷。彼命將者在乎自審之矣。

狂心之將勿用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一日之師。不特患在十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不特患在四野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不特一歲之內。此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至於地中。不至於人。實不可激而怒。濟不可事以賄。夫心狂耳聾。自謂以三停事人者。難矣。此言古為。

黃谷陽評

三軍之將。只主於一心。心狂則三軍無主。敵無日矣。所謂狂心者。兵以忿怒。不如勝不勝之勢者。也可無戒哉。

待將必崇禮而重祿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言崇禮重祿足。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則。

必然之理。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言崇禮重祿足。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則。

顧漫陽評

武非三聘。必不將于馮子牙。非為師必不將于。武非三聘。必不將于馮子牙。非為師必不將于。

用兵必黜佞臣

軍誠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誑。引威自與。動違於眾。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舉指成功。非誇感德。謬近庸庸。無善無惡。喜。

袁了凡評

孔子論及。報必達佞人。誠以其能取禍也。龍此。云佞人在上一軍皆誑。佞人之當達為何如哉。

求將必舍近取遠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和。

臣勝則主威傷。此言命令政千里。迎賢其路遠。難致不肯其路近。則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亦。

者而取夫。賢人之難求者。故其政治之全功。高出于人。而下皆盡。其力也。一云全功尚人。分看全功者。深治功也。尚人者。尊賢人也。

松柏宿評

賢者無求之路。故常遠不肖者。多舉投之。故常近不肖者。而遠不取。故求賢不可得也。

尉繚子

黃石子

黃石子

也御非造父則傾筐于險途高青海蒙曹錯也之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動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此非明哲則速自禁之禍焉

孫月峰評

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武功也誰能去兵但用兵者貴明哲不然將有不致自焚之災

將不可不重

夫將者國之安危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民衣鑿山阿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矣用能無大於上無敵於前無顧於後法兵以全國為重以謀智為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時天明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鑿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刑列九地之勢九地者一沙泥二澤泥地征下山中山九上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人愛人身以臨敵嚴以鎮眾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

馮具區評

用兵之道以得將為先將者三軍之司命國之安危存焉是故明夫時辨地勢練人謀三者皆為將者所當知要之以全國為重知謀為先是智者所以運奇制勝安國全軍之要道也

將以慶奮

應衡子

功則恃心所由生恃必驕驕必輕為以取敗楚屈瑕伐隨而長師隨是也屈瑕伐隨得勝過則悔心所由生悔必謹謹必重發以收功秦穆不警孟明而卒能勝晉是也孟明先為晉所敗後秦穆悔從以勝取敗過則悔心所由生悔必謹謹必重古人見勝而憂憂乃縲當慶而奮奮乃興

楊復所評

夫功成不驕上者猶或難之過而後悔悔而後勝中才亦不免勉甚矣過未為不才也是人生自奮之門也

將道類

無滿疊而有耳目

管子

善用兵者無滿疊而有耳目清要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敵不苟聚不苦仁不強進呼敵則敵人戒苟聚則眾不用無事徒眾必不用若開之偽將也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不攻堅則輟輟穿固之名也所攻來瑕則神破謂虛脫也所求既攻堅則取者堅所攻推聖能令脆者來瑕則堅者瑕所求雖難却為聖者瑕其瑕者強卒攻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來瑕則堅者瑕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聖者瑕其瑕者強卒攻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

鐵鉞則刀游開也

張賓王評

此首舉所以伐楚先優秦不言攻堅則或因于政而蘇如處如是使敵服聖也乘理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瑕矣居于三朝之法也

兵數

管子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立意存之君無財土不來故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使皆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具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北面稽首受命

青黎子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受之具為將之心如此可必其勝鉞東行西面而揖之未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且國即我忘其窾聞抱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鄒東郭評

此用兵制勝之法會得孫武子十三篇來意史圖轉韻括

為將當知兵勢

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五為數各聞眾如聞寡形名是也有節制則不懼敵矣在兵曰形全鼓曰名各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奇正是也天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兵之所加加以破投即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以礮石投鳥卵之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此以申奇正有無窮之變既以天地江海日月四時之造化喻之又以人事之五聲五色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轉也擊鳥之疾至于斂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激水節如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

法也此記治故夜戰多火鼓多旌旗所以愛人敵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武藝是故胡氣銳者氣憤暮氣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己之氣以以治待亂以靜待躁此治心者治己之心以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治己之力以無邀擊整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治變化之道以慮敵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兵勿逆

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韓止保評

用兵宜先爭便利非多貨利也若舉全事而爭則反失利而為元然又有爭軍之法不可不知焉若夫治氣治力治心治變雖為軍爭而發實治軍之大法也

湯荏林評

兵法家士惟孫子最精其言有理句有法他人兵書難

二軍恃五間而動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挫動急於道路不得操常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

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此言愛爵祿金幣而不能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取于度不可取于度必取于人

人知敵之情者也此言明君賢將所以勝人而成功出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

神紀人君之寶也此列言五間之目而因言其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死間者因其

其敵間而用之此言死間之來間者死間者為遊事手外令吾間知之而使於敵間也此言死間之來間者生間者反報也此言生間之來間者

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此言用間之難聖無不通智能遠近仁則有思義則有斷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

所告者皆死此言用間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試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謀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

之此言欲擊城攻城殺將者必先使吾間索知敵之守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此言

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此言知之故死間為死間者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也此言生間可使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

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是而知之可使生間者往來如期差五間之重人主皆所當知而知之必先在必間故反間不

孫子

可不以思首殷之興也伊摯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望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此言用間之故而因者其為兵家之要也謂殷周之興以伊呂為間於反間而如其情故明君賢將能而動也此言用間之故而因者其為兵家之要也謂殷周之興以伊呂為間於反間而如其情故明君賢將能

王鳳川評

孫子十三篇蓋思軍功但為若他人雖有制勝料敵之善令其善者以自見必不能如此之迫切如此篇五間之用最是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而反間一舉尤深想此老一腹皆兵

脩四德則興

曰龍若星宿

兵子

吳子曰大道者所以反本復始求其本而復其始初之聖受者耳義者所以行事立功以行事而立其功者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惟利是圖斯所以保業守成守成者去機也凡事得其要亦通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富貴患必及不合道者則且夫謀失要亦不可見矣此言不能修德之害是以聖人統之以道安天下必以義理治天下勤之以禮動作天下撫之以仁此四德者脩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伐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民不非舉順天人故能成矣四德之脩廢故湯武故伐而人悅之者以其修者四德而舉事一順天人也此見四德之當修也

羅松山評

道義仁禮之言有儒者風味湯武桀紂之証確乎不疑頗天應人之論皆兵書所罕能道者起為名將立虛傳哉

兵書有恥

兵子

吳子曰凡制戎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入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此言教民禮義而使知有恥則然戰勝易守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戰得天下者稀以二者眾此言戰勝之易也

蔡虛齋評

兵不知非王兵也所不知非王將也戰勝而不能中勝亦非王者之君也皆善用兵者之所不齒也

兵必習愛

兵子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十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所謂以一教十者也以近得遠以俟待勞以飽待饑以吾近待敵之遠來以吾敵之饑餓此兼圍而方之坐而處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給而解之每變皆習乃受其在習是習將事斯以治力之

不死其不能不敗其不
便而可謂良將之事矣

湯若士評

兵必知變刀為奇兵愛必素習刀能
知變數戒為先信乎其當為先也

將總文武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武者下所云五真是也武者下所云無則柔者兵之事也剛柔並用者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力第

之於將刀數刃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武勇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此言為將者受命而不辭

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此併及為將之故師出之曰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中言其有死焉之

王陽明評

論武而歸之文論文而歸之禮武將之家儀
雅之言也非從于思以從必不能專事至此

良將四機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兵氣由將

機路使道險名山大塞千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險要既得則其地善行間謀整注兵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

相咎是謂事機。勝敗由我新車堅軌轉舟利楫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器用利人馬服則力知此四者乃可為將上

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所教佈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往而寇不敢敵。威德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知四機可以為將而又必得此威德
仁勇之四德斯可謂國之良將也

丘毛伯評

氣機地機事機力機皆必勝之兵機也
得則王夫則亡良將之所關何大哉

辨威取勝

吳子曰夫警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幢以所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此言三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

威于刑不可不嚴。此言三者三者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此三者之

孫臨鷗評

兵而無威于形則國非其國也威而不嚴于心則威亦非其威
也威刑必各于威心不徒徒以刑具相加其美以得眾心哉

吳子

吳子

吳子

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故斷得眾在于下人可以得國矣悔在于任疑尊在於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於受聞已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問不實在于輕廢固陋在于離賢禍在于奸利害在于親小人亡在于無所守免在于無號令此

鄭核如評

此十有二事信行軍之要務也勝亦有十敗亦有十二皆為將者所不可不知也

將武使兵有所憚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此殺之貴大賞之貴小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殺之是刑上究也當及牛重馬圍者是賞上流也夫能行上究賞上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抱夫鼓捷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抱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

揮抱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當衝而攻無渠谷而守是捐無事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榮街戰船也連谷行馬族黎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市必有主百貨之

貴者貴之以限制士人食粟一斗馬食棗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人食粟一斗馬食棗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費以致物貴賤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無百倍之官則制用起兵自使甲冑生蟻殺者必為吾所效用也所以警鳥逐雀有襲人之懷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出生無死也後有憚也喻言士卒所以必為吾效

郭士俊評

刑不赦上究賞不能下流是兵無令也兵而無令則無所憚而憚不可制取敗於敵而已矣故為將者必先定刑賞也

一劍非將軍

尉繚子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上不為天時而逆之所制下不為地利之險易所制中不為君命與敵勢所制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

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子于天無地于地無王于王後無敵于前于前一人一人將之兵一人如狼如虎猛如風如雨疾如雷如

霆震震震實實天下皆驚為新之道勝立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怪也性專而誠也今以真

耶之利劍犀兕之堅獸也其皮堅三軍之眾有所奇止行軍則天下莫當其賊矣如水之觸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

〔施羽王評〕

大將而不知此宋伍之法是軍無令也。大將而不持刑賞之權是軍無統也。如之何能制勝哉。

章教相成

尉繚子

此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起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申某去。前後

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是時即前首項胸背證之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羊為旗，擊鼓而進，低

旗則趨，擊金而退。度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生。數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

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于中野，置卒表三百步而一。立一既陣定去表百

步而決，起百步而趨，趨百步而驚，驚習戰以成其節。此應推兼為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

以明賞勸之心。此應前正勸賞，必至兵教之意。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此應前明刑罰，令民皆國

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戰而不疑者有以也。能推明賞罰之故。此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關，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

兵行無猜，輕甲曰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此亦賞聚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再言能明賞罰而

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民既從令，則前軍有以趨絕，敵行擾亂，敵陣攻破。此之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暴害，成武德

也。

〔韓求仲評〕

使民從上，如四肢應心，則兵無不勝矣。而得之于章教相成之法，然則兵教益可勿盡。

兵有十二勝

尉繚子

臣聞人君有心勝之道，故能兼升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生之刑，凡同伍相二

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夷也。地方之禁，禁止營中行道。三曰全軍，謂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保全車陣之法，凡各

結其車陣之班，聯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開塞之法，分地各有界限，使甲首互相親附，三五

垣車為國，以逆以止也。分守界限之法，左右相禁，而不相踰，前後相得，以守分地。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

登不次也。戰利之法，前別之士，行連戰以別于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士卒有章之別，以彰明也。八曰金曲

後列者不得爭先，登進而不偷次序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士卒有章之別，以彰明也。八曰金曲

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金在部曲使行列之曲折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金鼓與起有功始民有德也。十曰陣車謂接連前車馬，冒其目也。陣車之法甚速，前車使不十一曰死士謂聚軍之中，有材智者，乘于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死士有用悍氣使來于戰陣之內，或前或後，十二曰力卒，未德其全曲，不度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而有犯令者，兵弱能強之士，早能置之，令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閭，甲不出于橐，而罪之不舍。

馬君常評

此十二條軍事皆軍中切要為將者關一不可能謹慎行之信可以威行海內矣

君臣皆當有德威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表，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若無疑于臣，臣無疑于王，國足亦美也。也。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佐表，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伯者君臣道表而以權制士，結以信使，以賞即其權也。此功則霸，軍報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遷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此因四等人之至情而用之。君勢曰：無使辯士，說說敵美，為其感免，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死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問軍之吉凶，忌其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故表者不為不仁者死，不仁者不能使士士不為智者不為，則主謀，則智士不為之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言人主當有德，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辱，言人臣當有德，威亦不可多也。

王守漢評

若無德威則無以服將，將無德威則無以制兵，威兼金若臣各盡其道，則兵服于廟庭之內矣。

取天下由於政心

黃石子

太公曰：王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舉衆擊守之符，長六寸，諸權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行事世治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使人聞所，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于不肖者乎。道行之君中凡人之將逃而去之不能獨其親也。故我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具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無若葉村者也。民去之而歸焉。或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嘗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本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守人。而取舍人具。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辨說去之。縱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誑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將為誑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以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步而反危之也。以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之充之。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是老為天下之民。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禁止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及人之所以也。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罪也。罪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諸日所。今無道不義存者。賞之也。長存非也。而有道行義者。罰之也。罪之非也。賞不吝而罰不寬。彼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難。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是者。實所當罰。罰所當賞者。是以兼天下而害黔首者。為大也。

王維禎評

公是也。惡惡行之主與民相離。而捨之。必舉兵加之。其君而弔其民可矣。

關武宜先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故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至戰則民離，不習則民怠。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救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者，習也。苗者，習也。獮者，習也。狩者，習也。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以擇也。皆為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教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振旅也。治兵禮也。言振旅也。還歸而飲至，于廟中。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戚，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也。自春蒐夏苗，至秋獮冬狩，一歲之中，三軍浩漫，則立表，然不相觸。故為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折羽而注于干之屬，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法而馬聽，不習之所致也。吳

王宮人教戰陣約之法令迎還進退盡中規矩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聞習武試其人于五湖劍刃如尾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于瘞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十餘遠擊而退之兵法以進退也豈其性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得曰調造夫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于策者般使音韻者善斷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吳善於用兵法者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絳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鵬鵠擊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吳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茅菜評

武不可戰亦不可處而不習民不可殘亦不可養而不教誠則雖而有方教習之有數則吾民亦吾兵矣士大夫又安厭貴而不識也不然民不習戰則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安可以即戎

王兵以正道服人

劉子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流則爭起而戰鬪生焉神農氏茲不為孤刻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逞暴習教攻戰鎗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尤擒蚩顓頊爭于不周與共工戰堯戰丹水能辟征有苗夏討有扈甘虎氏不服殷攻葛伯葛伯不恤周伐崇侯崇侯虎諸西伯于紂紂因西伯伐之西伯即文王也夫兵者凶器財用之害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聚衆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勝而勝善之善也由法試王者之兵修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權變而取勝

袁玉璫評

太古無兵兵起于民有爭心也故趙鞅斬岐以並桓桓威不得已而用兵是兵乃所以威不軌非以殘也故王者備止伯者尚奇謀其用之所趨異也

以無用易有用

孔叢子

魏王使相國情好鄰國遂連和于趙趙王既省之而無問于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謂與之相文焉也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固而弱之若與交布我國貨散于夷狄是讓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楛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利猶夷狄之貨唯牛羊梅棗弓矢之器是其所利也且也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之所利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于衣食矣殆可舉棊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許鐘斗評

通謂之說乃權宜託諸之詞非先王聖武之遺夫表狄之法來則防之去則防之惟事內治修之德而已未庸詳以刊而與之通商也後世不用此義至為胡虜開推堪用此道雖亦取勝之機非正道也

節制取勝

龜山子

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晉之節制節制謂行兵有齊魯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雖有仁義之兵而無節亦不可取勝甘華之不恭命為飛放以止齊明法具節制之嚴聖人著之于經以為後世法也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袁玉璠評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亡也兵無制節必至內亂宜時敵人之勝之哉蓋山而國文學士也而亦知兵乃陽

御夷在修內治

真子

中國有道夷狄雖感不足脩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善者五淑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單于而拓拔氏皆善名而拓拔氏屬東西與匈奴之分而北何異北番曰匈奴然宣帝因呼韓之朝呼韓益疆其國而劉石符姚之變皆不能成寸功尤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變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蓋宣武之政修而魯梁之政失也

王辰玉評

內治不修而重事外夷則外夷雖可制而卒內起變之夷狄卒無如何矣此可謂通論

用兵之道唯仁

東萊子

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石公乃從高祖時發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二字耳

湯若士評

用兵所以取天下也民心不歸雖交鉞而戶割血川尸兵無益也故仁之一字乃兵家先聲可以禍存于十三篇兵法

用師輔國

魏子

予讀卦象重謂析以待暴客如刺客孤天以威天下每歎風氣既開人情易動人心不離皇帝參齊有不吝不先事固為慮者及周尤備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藩樹之固有關之限有巡警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古者兵藏于粟故用師為用民則鄉遂三邑三等吳地以坎召發不止城諸侯又不止則通境出之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

用師以輔之也。

申瑤泉評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足食足兵而民乃信。國而無兵則一苗民可以侵。充實而若失師為國之輔豈不信哉。

銳屈力殫儼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此言且有外患故兵開拙速未規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

有也言兵貴性而速不貴巧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

敵故軍食可足也其器用取於本國而糧食又用之於境藏軍食可足兵又何內外之患哉此用兵之利也且國之貧於

師者遠輸糧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卸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此甲古久則私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楯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申申久戰則公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六

牛當吾二十鍾忌糞杆一石百仁當吾二十石此申言善兵者自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當

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上智將務食於敵則食足矣然且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當

而用之則善之兵亦足矣是謂勝而益強總承上言務食於敵取貨則車乘於敵其利者貨也然且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當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總承前言之強兵又有內外之患哉此皆智將善於用兵之利也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

王守溪評

篇中屢言久役之害見師貴神速也周宣王時有呼折父而怨者信司馬之不知兵也

上兵法謀

孫子

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據其地也絕其糧使自得服而後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人為軍全旅為上破旅

次之五百人為卒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百人為伍全伍為上破伍次之五人為小隊全小隊為上破小隊

及他人者貴於不戰而全人不貴於破敵始有謀其次伐交敵將相文其次伐兵敵兵已形其下攻城敵為城守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治櫓輜輶四輪具備器械漢梯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拒則築土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

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自兵伐謀至此謀攻之法也此破言謀攻之法在乎勝故用兵之法

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勝於天下故兵不順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此破言謀攻之法在乎勝故用兵之法

卜則圍之五倍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我軍則能守之非或謀不若勢人則避之故小敵之堅天敵之掄也此

上謀攻之法而擊舉兵法如此言當知彼而知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強國以謀之世滿而得

李見羅許

九地九天之說只是說穿形實委不欲使故人測識耳是故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委之謂也

服人以道

服人以道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

一曰爭名

二曰爭利

三曰積惡

四曰內亂

五曰因饑

此言其起兵有五

其名又有

一曰義兵

二曰強兵

三曰剛兵

四曰暴兵

五曰逆兵

此言其起兵有五

其名又有

一曰義兵

二曰強兵

三曰剛兵

四曰暴兵

五曰逆兵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

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孫柏諱許

用兵勝人易服人難雖得法僅可以勝必得道乃可以服禮讓等語必吳起師子思所得非孫武子所能道者

察將因形

察將因形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鄒南皋評

發將之才能因地之險要就中用權此兵家不易之算也將欲運籌不可不審讀此

輕銳嘗敵情

輕銳嘗敵情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

敵將之我欲相之

其術如何

起封曰

令使敗而勇在將

領輕銳之

以嘗試之

務於

北奔無務於

得論觀敵之來

一坐一起其政以理

其遠北佯為不及

其見利佯為不知

如此將者名為智將

勿與戰矣

若其眾謹謹旗幟

亂其辛自行自止

其兵或縱或橫其遠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謂惡將

雖眾可獲此乃試敵將

其情施其充真善之善者也

其情施其充真善之善者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敵將之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封曰令使敗而勇在將領輕銳之

陶石贊評

以輕銳之兵嘗敵人之情因

伍制無私

伍制無私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因形之居寬

其將

而察其才

因其形而用其權

則不勞而功舉

占敵將之姓名而察其才能

尉繚子

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見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軒之先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善戰常陳背向敵者陳之常法
人言常令而常法可以例見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軒之先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善戰常陳背向敵者陳之常法
有內向有外向向敵軍者曰內向有立陳有坐陳有士卒皆立之陳夫向內所以顧中也外內所以備外也內向備敵而立
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陳便於起行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之不可坐之兵劍斧立之兵
戰勢將亦居中坐者所操之兵用劍斧便於擊立者所操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阨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
絕之其勝可必矣

焦漪園評

王兵以仁義為本此名言名理也至云先以正兵合之而
出奇兵以勝之此不善兵者不能言亦不知者不能用

察眾心以施務

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察眾人心以施百危者安之伏之懼者歡之撫之叛者還之還其寬者原之原而許者察之察其卑
者責之責而強者抑之其強抑敵者殘之敵人害吾民者起兵殘滅之貪者豐之將貪者足欲者使之使意畏者隱之不露謀者
近之與之讓者覆之不用毀者復之反復反者廢之舟車橫者挫之挫抑滿者損之損其歸者招之招保服者活之活之全活者
脫之解脫之此上十獲固守之得堅固之獲扼塞之得難屯之獲難屯之獲城郭之割地獲地裂之分裂獲財散
之散財於眾此上十獲固守之得堅固之獲扼塞之得難屯之獲難屯之獲城郭之割地獲地裂之分裂獲財散
之六事就所獲言者敵動伺之伺敵敵近備之防備敵強下之驕下以敵佚去之引去以敵陵待之敵勢陵我敵暴經之以仁
敵恃義之以義敵睦勝之其心順舉挫之順理舉事因勢破之以破敵眾不立而勿取不立敵後為者則已有者則士馬知
致之不有敵地則自居而勿守得敵居指則自守拔而勿取宜入處不立而勿取不立敵後為者則已有者則士馬知
便敵之利己功以擇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使有功者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各自保其
利之所在謀則皆已功以擇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使有功者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各自保其

焦漪園評

此中所施之務皆師中切要之務一帥一
理言言可用誠能如此真為天下之兵一

文伐十二節

凡文伐者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因去之而二曰觀其所愛以分其威
一人兩心其中必衷廷無忠臣社稷必危觀其所受之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以奪其情四曰輔其淫

黃石子

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好節乃定其法樂五日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留其使勿聽其事與為其代遠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尚能嚴之國乃可謀以謀士其忠臣而又六曰收其內聞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傷國雖不亡雖其在外之才臣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合之輕業而蓄積虛空其左右忠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與敵臣通謀九曰尊之以命尊之以命無難其弟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徽飾聖人國乃大偷尊之以名勢而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夫喪之與之相信相應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以富惡災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其厚而外為之陰內志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志士十二節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察微已見乃伐之十二節皆設計謀人諒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以亂臣美女夫馬十二節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察微已見乃伐之十二節皆設計謀人

吳因之評

太公與文武設兵不立如此弄壞心術想是黃石公所粉飾者然用之於後世却能取勝

惟有道可取天下

子房張子

量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包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約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懷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保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律事而不疑則天命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果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此六者而後可也權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得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夫生天下者天下得之得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夫微天下者天下通之得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夫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得危天下者天下史之夫此言為政者得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結上文言利而不害生而不殺微而不窺安而不危乃惟又處天下而不生於上也

袁中郎評

欲取天下當生天下生天下以取天下此取天下之大機也孟子告齊梁之君皆不出此信乎子房之知兵也

神明者無敵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得軍之勢每處於敵家之舉動而不可執一權謀之變也

言不上眾口相感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符微也此微也三軍齊聲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擊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微也此得神明之助而大勝之微也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逸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擊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微也

黃貞父評

故有兵弱之北有勝敵之微察其微而善用之者遂止之一助也

險不足恃

慎子

崇岡絕壁山可恃也然可梯而階也洪流巨浸水可恃也然可葦而航也惟夫非山之山壁立則莫升梯之不能階非水之水順流則莫禦葦之不能渡所可恃者耳

評

說地不足恃而竟不說水不可恃者何物故令人自思而自得之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人已知之矣

湯武仁義

呂子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湯霍林評

節制高不及仁義况武也乎此見兵不貴使勇也

兵勝於道

鷓冠子

夫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擒昔之知時者與道遊或作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利留利止也使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與神明相保乎

王辰玉評

順道則勝逆道則敗道也者兵之善也發行神明之評者奈道無由矣

用智貴速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言智者故或成或敗謀雖同進緩為下言雖能決捷不今焚然燔室則飛馳灌之若大笑實須急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水津人如若穿井而救火則燥髓棟焚矣言若方擊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

日行千里也。滿而取至必一月而則與驚馬均矣。驥騏驎所以為者者以其絃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其一日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其以應時而知應時應變而若事過而後知是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擊而插矢玉屍見綱陽虎在閭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弋物志謀不斯須而雙德兩報其知可謂應時而知矣。此如張祿之入秦名為張祿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自逐鬼錯之穴墻垣申屠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潰而致見。

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嗚呼力責疾智貴矣。然應此之謂也。

葛此瞻評

智者作事之機也。定計為先。臨機應變。彼有智而不能為。與能施而應之不速者。信乎其非智也。

人和類

使百姓皆是吾君

吳子

武侯問曰。願開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此道可立見。豈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用人得宜則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民安業而親上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是君非鄰則自治者告之其可謂知治本矣。

張賓王評

使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百姓不歸吾君而他無可歸矣。兵法名言無喻吳公。

行兵先親萬民

吳子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先教萬民之百姓而後親萬民之外萬民此為近舉遠之意。所以教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法勝。此應言不。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先和正應有教百姓而親萬民。教民之。不遠如也。

告於祖廟。又路元靈。冬時而民之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言民之悅於

楊峴早評。姓之散心而又合之天特為舉萬富矣。

父子之兵

我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治字令下，居動進退，首尾左右。又問曰：不在取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此言不治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則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敗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此言其兵投之所往，天下莫當。此言其治名曰父子之兵，總結其不可捨與不可當意。

蘇紫溪評

兵如父子，極其相親之甚，然必賞罰之善者，能有此然則賞罰可不慎哉。

示民無殘心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用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器物。收其可用之物。軍之所至，無刊伐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此攻破敵城之道。

林季紳評

武王之伐殷，曰無畏，寡悔也，非敵百姓也。此示民無殘心之謂，吳子得之矣。

任上令則治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用法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治字兼前節治字看。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李愚公評

任上令則治，不任上令則亂。治亂生於任不任，而任不任在於不和而已矣。

勵士乃有功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人主所恃以勝人者也。武侯曰：制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進有功於

於廟也。賜以燕享，則無功者自知激厲，此即三樂之方。於是武侯設座廟廷，為三行，列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餼席重露，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亦以功之大小為差等。大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若不忘於心。亦不忘有功之功。行之三年，秦人與師

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亦以功之大小為差等。大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若不忘於心。亦不忘有功之功。行之三年，秦人與師

百子金丹 卷四 武編 人和類

民生不可不厚

尉繚子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廟勝三曰踰垠之論。趙江四曰深溝高壘之論。深其溝壘。五曰舉陳加刑之論。舉其刑陳。此五者修料敵而後勝。是以擊虛奪之也。如

則能擊敵人之。善用人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能奪敵人之氣而不為敵人所奪者。心之機也。今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難出。取不信矣。故今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取不聽。動無疑事。則取不二。

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此言在上者不河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

餽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取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言在

以禮信親愛。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取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言在

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顯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

兵欲相從。此民之所勵也。此言戰者當率身以勸。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轡。士不旋踵。此本

戰之道也。

邱毛伯評

民生厚則民心協。民心協則民力出矣。以協心之民出協心之力。誰與為敵哉。誰與為敵哉。

聖人貴人事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此言先

戰務守者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逸。則敵不強。備用不便。則

乃不壯。刑賞不中。則敵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此言先王之時。兵有五技。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

發。欲重。則欲齊。此言以居守而王。國富民。富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言富上不

故曰。聖賢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積祿。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

人所貴人事而已。此言推人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若不張蓋寒不勝衣。險必下步。軍成井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

後舍發使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此人詳道

鄒臣虎評

觀從來重民事之君三五而下不多見其信

百禽勝萬關

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萬人之關不用不如百人之奮也此言士卒不用命之弊以見其當殺也賞如日月賦信如四時與今如斧

鉞之制如千將牌劍名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周委條評

賞罰雖則士卒用命矣士卒用命則固不當矣士卒當則百勝萬矣兵貴和乎貴取乎吾知和為貴矣

務繫英雄之心

夫主將之法為人大務繫英雄之心務繫英雄之心賞祿有功謀功通志於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

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言主將當通其好惡之志同好則事無不成同惡則人皆傾心矣蓋凡國家之所

通其志也

邱毛伯評

欲得天下當得民心欲得民心當得賢者之心不得賢者之心不得天下

恃民恃賢則自勝

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治國無所遺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聞能信賢

上下一心矣之所往如成體之自然如骨節之相親此天理之自然其中機兵無間可窺也

周五繩評

賢者之心視乎民人民之心視乎賢信賢自得民得民自信賢一得便得賢民而歸其巧無間自然自然

與士共安危

天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士卒同心則戰能以全取勝而昔者良將之用兵有

將軍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引此以證

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辨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

黃石子

黃石子

與之危危同安故其取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思不倦以一取萬引城而安以證上

黃真父評

不與士同安者士不用必無以得自安也不與士同危者士不用命不免於自危也全勝之遊維結士心而已矣

樂人在道化

張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此言此以故澤及於民
則賢人歸之澤及於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此言能澤其民則必教賢求賢以德致聖以
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此言聖賢人之政降人以禮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人聖人之行政使人體陳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此言體降但可圖始而不可保終所謂樂者非也石絲竹也
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此詳言辟心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
和樂有如此者乃作音樂以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此言人君為樂不兩
釋近謀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此言故多忠臣故曰務廣地者荒不務廣
德者強能有其已有者安若貪人之有者殘滅之政累世受患此言造作過帶雖成必敗此長此也
功也無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此言故行教化者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於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此言其體之也此言其用故夙興夜寐禮之
制也討賊執仗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此言夫人體

經當時評

王德各在於人因人之道以化人人之心之所以樂也樂人心便可用人乃此黃石公所傳太公佳謀張子房曾施之以取從天下者也

國務惟愛民

張子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節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權曰民不失務則利之此言民不失常生農夫不失時則成之是成之時薄賦歛則予之此言取乎民儉宮室臺榭則樂之作是使樂之也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此言愛民五

避易避死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避之於阨。避之於平易之地而進擊之於阨則其眾不足恃也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阻險阻皆以地言今有少卒卒倉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寡者務隘。此節不言避之於阨之意言用兵者固易易地而用兵少者則務隘地也此論以少擊眾之法

李少文評

以少擊眾之法太上貴人和其次在得地利蓋我少彼眾若無險利難如無以為用武之地也故避易避死之法不可不知

烏雲山兵

石公黃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逼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樓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困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道通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士正已設各置衝車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擒。此言處兵於高山者當為陣如烏雲一散一合皆面皆備又置衝車於山表則敵難

方孟旋評

此陸地山兵第一切要之法也知此必勝昧此必敗為將者不可不究心於斯

烏雲澤兵

黃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距敵富而眾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易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索便詐敵而亟之去設伏兵於後。此言處兵水澤而勢不能敵當為武王曰敵不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速之道金玉為寶。此言當用金玉於敵使而求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可濟別將分陞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陣使兵所處須其舉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此言當用金玉於敵使而求其

發我伏兵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為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敗其將可走此言敵人知我有伏必以大軍追而伏別將分隊斷水來追則我衝陣先與之戰若敵大軍見破而來則發伏兵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則自可以擒敵之將矣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為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為雲者如為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此中言以足上文之意王曰善哉

莊九微評

此澤兵水戰第一法也與山兵雖有水陸之分然首尾相須奇止逃生之法絕之一而已矣在善悟者自通之耳

絕道制勝

此言敵人絕我糧道而擊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勝欲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閭梁又知城邑邱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言兩軍相守必依山林險阻如城邑利便守守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糧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怒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師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躡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言行並當先復後如敵入地勢於我不利無險阻可依則前以武衝車為壘後以武王曰善哉

姚承庵評

此絕道制勝死中求活之法也自求深入敵地而能勝者多用此法

畧地善法

此絕道制勝死中求活之法也自求深入敵地而能勝者多用此法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畧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盤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言深略敵地有大城不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盤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

張子

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逸要其前勿令遁脫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固而守之必久其日無惰人積聚無毀人宮室聚樹叢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奉在一令如此則天下和服若應城中絕徑夜出師其別軍大擊我之外但當預先分置三軍其大城置一軍使便得出也武王曰善哉

錢受之評

此言我兵深入收畧敵地之法當以仁義厚德為先如不殺已降之類是也

分險之法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橫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山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各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軍中之城守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陳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而言武王曰善哉

孫功甫評

此言過險以分守之法莫善於是

林戰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材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陣使兵所處為表戰櫓為裏斬除草木亟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為前戰便則見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林戰以才戰之士為伍林本疎處以騎為輔又

魏仲雪評

此言林中文戰之法也與山兵水戰大技皆奇正相生而已矣

攻戰類

君將皆當慎五大

孫子

凡火攻有五。一曰大人。二曰大積。三曰大庫。四曰大隊。五曰大隙。

火必有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奎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凡軍必知五大之變。以數守之。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葛此瞻評

孫子大攻之篇此十三篇其為軍中取勝之利最切然其言最慘其殘損生靈最烈

審虛實而趨危

吳子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薄薄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

可擊十必使無措此言敵兵不整故可以知其內而擊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壑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止不敢以

半擊倍百戰不殆此言敵兵手無故可以知其內而擊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壑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止不敢以

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此言敵兵未定則既食未設備可擊此言敵兵未定則既食未設備可擊此言敵兵未定則既食未設備可擊

不從可擊夫時則決長途從行未息可擊路中兵涉水半渡可擊水中兵險道狹路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險道狹路可擊不相救救前旌旗亂動可擊不相救救前旌旗亂動可擊兵無陣兵無陣

馬具區評

心定將離士卒可擊上下心倫可擊心倫則凡若此者退銳衝之退銳衝之衝其陣分兵繼之分兵繼之其後急擊勿疑急擊勿疑必勝矣必勝矣

卒遇必先噪而後擊

吳子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巖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邱陵山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遇此險捷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審其軍容治否若其陣亂則必擊矣此言遇敵於高山深谷用此法

孫月峰評

每谷之中半然相遇敵心尚虛也先噪而乘之急擊忽疑此衝虛之法也

谷戰在隱兵而勞敵

吳子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能募吾材士與敵相當力之士眾募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置於前分車列騎隱於四傍區於軍相去數里無見其兵兩軍相去數里無見其兵勿令敵人見之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外以示敵人必懼車馬挑之勿令得休更番迭出使此谷戰之法也此山谷中

王守仁評

伏兵四旁而以外營誘之輕騎相挑勿使得休此正以逸待勞之法谷戰之善善者也

待暮追寇

吳子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勿輕出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歸還務在疾速追而擊之其兵可疲此擊暮之法

李光垣評

用兵不過知敵情使暮之衆其意必勤待其暮則彼將必歸其心虛矣乘而擊之此法之生於情者不可易也

擊強在謀

吳子

武侯問曰人有師甚眾既武且勇皆大阻險右水左山地深溝高壘守以強弩固防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言敵決勝於此非車騎之力所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

失分為五軍各軍一徹路五軍五徹敵人必惑莫知所加五軍分爲五路則敵在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謀以觀其慮敵若吾當周旋以彼聽吾說解之而去若聽吾使者之說則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若不聽吾說而斬吾使吾書則在戰勝勿聽其謀慮也

追防不勝疾走引其人如是佯北安行疾鬪若敗則誘一結其前一絕其後一前一後兩軍啣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右以疑其五軍交必有其利五路之策文互此強擊之道也此乃攻勢

黃葵陽評

信能如此則雖堅必難強必破矣然一時取勝謂者勇可耳以謂聖人則未必然蓋聖人之兵原不必如此也

水戰必知水情

吳子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沒車輪水薄車騎大水通舟楫不設舟楫不設不曾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雲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留居水休今人登高瞭望而得水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此水戰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天

徐大生評

必得水情乃可以出奇兵此水戰定法也久而則停陽燥則起此亦車戰定法也

險地利用箭

射縲子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然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言兵勢雖異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燭如垣壓之如雲覆之夜言重兵輕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言兵勢所加今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勝險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上而不可過則人人懼難凌駕張其胆絕其疑慮堂堂然決勝而往矣故羊腸鋸齒山谷方圓皆能取勝也

袁了凡評

能使兵無不勝此是有才能使敵人左右聚散不得此是有識使眾兵勿疑堂堂決而去此是有膽信知是可謂善於攻矣

戰貴在我起義

吳縲子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刀分者弱心疑者背刀分與專反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夫力弱故進退不毫縱敵不擒申力弱將

更士卒動靜一身心疑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血中心背是謂疾攻之兵無足與關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更畏其將也更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此言為將者當立威而使民畏我夫不愛說其心者不用我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使民愛我我戰不必勝不可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者由刑賞之不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前謀事當在末兆時故取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必期於功成而後已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關戰者無勝兵敵分險而守其心不致戰人與我挑戰其氣不全敵人者其兵必不勝從我先起義者勝此古采善戰者之第一法也蓋義之所在足以奮我士氣足以奮彼兵心此必勝之道也

善戰者不可不戰

射錄子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權萬人而成武武權加先人者敵不力支不得以武先加人者敵無威後不得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先以威權制勝自我則可勝敵矣若我無制勝之道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兵之所勝難必者也故用兵之精微誠一子兵通之極或本有而示之無或本無而先王之所傳聞者在正去詐詐人則在存其慈順決無留刑可寬者存慈順而當示之有使敵人安所信此所謂戰權也先王之所傳聞者在正去詐詐人則在存其慈順決無留刑可寬者存慈順而當用人用道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何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知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其利之往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兵法言因敵求戰不知其不知止而輕加之主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凡奮者無氣恐者不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為人所奪者然不知止而輕加之主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凡奮者無氣恐者不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士無全氣而難戰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不知止而取敗之說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向往不疑而自恐懼者則可從之敵氣為我所奪而不然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自處高地則情與敵寒得而可加於敵矣此兵道之極也此與上節一反一正言之

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垣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也
又必以激法揮事勢於危者而圖安之於患者而思去之廟算必欲勝受命必欲專除敵境必欲成功則敵國不戰自服矣
李九我評 廟廟既有勝莫矣而將能而君又能不御矣既論人境而又能決矣
此其兵真可不戰而收勝矣然而廟廟之論極難在用者自神之耳

用兵不可廢經卒

尉繚子

經卒者以經今分之為三分矣右中三分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左軍白旗卒戴白羽右中軍黃旗卒戴黃羽中卒有五章
士卒用五色之前一行蒼旗後二行赤旗次三行黃旗次四行白旗次五行黑旗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經理士卒亡章者誅
竟以為越絕之前一行蒼旗後二行赤旗次三行黃旗次四行白旗次五行黑旗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經理士卒亡章者誅
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又經之以置章之等
於下欲如此卒無非其吏無非其卒章號分明於此則士卒將吏無有見非而不結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史與士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無非其卒非其所統之人而錯雜於行伍者見非而不結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卒同與士鼓行
交關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眾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更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
如雷震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今故也

湯若士評

卒而不經是兵不練也兵不練如何取勝故曰戰勝於
臨事者當練兵於先時尉繚子經卒之章不可不知也

勤卒而先定計

尉繚子

金鼓鈐旗四者各有法用此四者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鼓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金鈐傳令也鈐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法
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別有領謀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當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徐步十步一
鼓趨鼓也疾趨音不絕驚鼓也馳驚商將鼓也西方金音角帥鼓也東方木音小鼓伯鼓也比角鼓又小三鼓同則將帥伯其
心一也三鼓既同則將帥與伯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則不鼓大次者有誅喧嘩者有誅不聽金鼓鈐旗而動者有誅此言違法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眾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此
教戰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湖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之法言教成而此言教成而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言用當早決此言先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

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古兵有奇正，有先後，而不知此法者，必敗也。其數有疑而不疑，舉動本有可其往有信而不信。所法本可，信而不信，其致有遲速而不遲疾，或速而不遲疾，或遲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潘義繩評

勤兵之法常法也，要決先定則神謀矣，以神道行其常法，則可取勝，不然未有不敗者也。

欲戰先安內

尉繚子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朔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行而為戰合之表，合表而起。約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向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為之戰勢，謂趨戰者也。此上言使踵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朔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北，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兵有遲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此上言使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此承前踵軍與軍而後，兵有什伍分合之數，且使合表起皆起，然後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今者有誅軍，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行，則四境之民無得令者，奉王之命，投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乃用行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此詳分塞之令，言與軍踵軍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持符節者，得行則地內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漏。

湯若士評

戰戰而不先安內，則其謀必洩矣，起軍踵軍而洩其謀者，敗道也可不戒哉。

黃石子

黃石子

必出在攻所不守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取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實，勇闢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御權，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千壘為軍，關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晉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若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闢，莫我能禦。此言被圍而後出，及出而防遠之事。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張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其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

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橫以濟我軍以三物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士皆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史士已出若已過大水今能踵軍設設雲火達侯必依草木兵蓋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因特為四武衝陳以禦敵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申瑤泉評

大凡清潤之兵惟在攻其所不守此常法也
亦奇法也自非能審勢出奇者不能用法也

臨境責勞敵人之意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今我前軍深溝高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茂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言兩軍相拒惟自完守備而不敢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譟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取來言敵亦完守而使人襲我使處
性快戰以勞賊之則自不來矣而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此又言敵人不來
則可以
將敵矣

徐岩泉評

此其臨境相拒服勝之妙法最妙是勞敵人之意而
以老弱揚塵而疑之而奇兵擊其賊此法不可不知

大戰必以四武衝圍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蒼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懼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梯達望左右謹密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據重巖而處強弩材才士衝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此言行兵止於深草之地敵人於上風縱火則當
燔吾前後衛吾左右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此言四
圍覆吾軍而敵兵又按黑地而起則當為
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庶可保全也

李見羅評

此被大將圍之上策也攻擊之隨能用此者雖不勝亦可不敗也要在備之於先使不至此則更善矣

武鋒在知可擊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遠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十四變皆就敵言

李九我評

十四變可擊之道言言可用此黃石公所授張良兵法而本之於太公者備者慎之

義之鈞強

墨子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隨流水而下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挽舟上水順流而退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鈞強之備遠者鈞之進者強之量其鈞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如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鈞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鈞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鈞強賢於子舟戰之鈞強我鈞強我鈞強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言義之鈞強如此今子鈞而止人人亦鈞而止子子強而止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鈞交相強猶若相害故我義之鈞強賢人舟戰之鈞強

顧涇陽評

太上戰義其次戰兵墨子義之鈞強賢於輸子舟戰之鈞強甚是的確語非徒逞口辨而自強也

戰以勢勝

鷓冠子

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音齊過進退濟不參之天地出實出虛吳奔東南亞夫使掄將破軍發如鐵錐作矢動如雷霆疾掃虛殿若壞牆壯也執急節短法其節短用不縲縲避我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或作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因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遊或作與道相用授取綱提或作堅守呼吸鎮一作推移鎮不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一左一右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

武備 守禦

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陣堦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害學救撫則亦不能止矣此言城堅而敵不誠則人知必破而
必致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詎麼毀燔者并於後強居前弱居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
據要處而守者當出城法疎謀其要當攻理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救者且勿與文戰但救其後而無敵此救
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陳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馬示
者也故必匿壯者於後置老者於前則敵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
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
兵有守者攻攻者為客敵者為主善用兵者戰則不可驕守則不可下故以守權

鄒守益評

兵論告孟子曰擊池軍城而死守國之法修城池足食足兵大器無出此者

六守三寶

黃石子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所守有六所寶有三皆用人之德文王
曰六者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
無犯禮貴之而觀其無驕色付之任而觀其無職志使之詐而觀其無隱情危之難而觀其無恐心事之試以而觀其無窮
計此以六富之而不犯者野天仁也貴之而不驕者有義義也付之而不轉者一其忠也使之而無隱者多實信也危之而不
恐者敏於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其謀也此推本而言之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
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安則器足工一其鄉安則器足商一其鄉安則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
足而無所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又中上意言惟三寶各安其處而不患財用之不足故人君不使亂
憂慮矣通於國也矣此上六守長則君三寶全則國安此言人君有六
詳言三寶之實也此六守長則君三寶全則國安此言人君有六
此真太公告文王之語也聖人之言心術正大道理光明與諸
子微智不盡不相同此張良所以於黃石公者真守國之寶哉

守主在仁義之紀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疎其親是無怠其戚無撫其左右又御其四旁以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不
下無援壘而付垣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愈已深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日中必移操刀

武編 守禦類 卷二 二

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替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執利之朔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此言借人國柄消涓不塞將為江河水焚於不救炎炎奈何大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又喻言借人國柄者期患之大也 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民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取則散中前無親親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中前無借人文王曰何謂仁義大公曰敬其取合其親敬其取則合和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合是仁之紀散是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承上言敬不親夫又不可使人奪其威權也但唯因其心之明順其道之常者而任者又敬信之而勿疑則又可使天下和服矣此言國之威權所以輔行仁義者不可使仁者喜此非能施仁義者不能也仁義之道非大公不能言也觀者其究之

守國配天地

黃石子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詳者其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人聖人牧之天命聖人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復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生成收藏而又循環不已則統觀萬物而萬物各得是天地之小也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聖人配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生而為仁育之政配天地之收藏而為義正之政配天地之循環不已而又仁義並行不悖則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歸仁萬民皆得其所是為天地之經矣一民亦被其深是為天地之紀矣此言天地之經四時所生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歸仁聖昌至道其然也下亂則仁聖出處之道天下治則仁聖之出處之有為至道然也聖人之在正天地間也其實在民固大矣因其常道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情敬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湯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避斯民之情欲一動則有得有失不順常道而爭端起矣民斯不安矣聖人乃發之陰而為兵師故會之以陽而莫進而避矣民何有不守國如此天地同光此德結上之德和之德則斯民反復於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道而爭亦安乎此言民機之情守國如此天地同光情而德使之復於常道守國如此則人民之盡民與天地之盡物同其先矣以道極則必反世道亂必復治能以仁聖守國則必不進爭退讓而天下自歸矣

龐序皇評

此以天地之道守國者也其聖人之言哉

重慶當先備

張子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取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得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輜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前後拘守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鳥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鑿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閘輓輓鉅鎔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凡行軍備此器用則不虞再而軍不果濟為憂矣

鄭大白評

凡行師器用皆當先具若臨時臨時地而失其具雖子牙再生亦無所措矣

行師當備後患

列子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若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道私家者道見桑悅而與言喜悅桑女也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轉之志謂物不生心其可得乎

張賓王評

公子鋤可謂能善識晉文公可謂知善惡者矣不然伐人不顧心以圖于敵者也

賢主持勝

趙襄子使子新穉莫子攻程子新穉莫子程子新穉莫子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遠人求謁之遠傳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轉瞬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而有重功德不可不積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勤能拓國門之開而不肯以力開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吳伯函評

從來騎兵敗而慎兵勝故取勝非難持勝為難為將者而能持勝則兵常慎而不驕可以長取勝矣

皇國戰無為

文中子

強國戰兵以兵相 霸國戰智所謂開智 王國戰義以義相 帝國戰德以德服 皇國戰無謂以無為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

不抗矣又誰與取帝名乎

徐大生評

大規模大名理種種從十指間二三言勝人百萬足稱上古威世之音

道德仁義

文學子

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已此段言守而不敵者其若道德仁義也 以道德為輔以仁義為戰莫之敢當莫之敢禦

湯武是已

此段言攻而必勝者其若道德仁義也

張侗初評

請此兩行又相謂曰信如此則掛式于子高可謂秦始皇一大燒之矣

制遏夷狄莫先自治

朱子

益之戒骨曰儆戒無虞無虞之 以至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東王即周之 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以是

觀之然後知古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明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葛此瞻評

中國有聖人而四夷自服應虞夏商周往往可鑒也不自治而日事夷狄者未聞道者也

農戰類

國待農而安

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疆國好言說者辭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為千人者皆急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為百人者皆急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當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

鄒東原評

此論詩書辨慧之害深言農戰之益

人以屬農出以計戰

商子

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以計戰矣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

王槐野評

數百餘言矢口而成疎不費力

農勉而戰哉

商子

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感民入則樸出則感故其農勉而戰勉也

李時和評

此人主法聖人以立農戰之法

不失須臾之時

商子

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也此富疆兩成之效也

張個初評

末句正門上一句意

農戰無敵

尉繚子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一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也故曰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此言能明禁舍開塞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比畧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入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此言求助于諸國其者兵有名重吾境內之民無任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

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言經制境內之民使之衣食于民而無益於戰者其咎不在民而在內無督人以定其經制也內字以宋段照看方明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耳之馳彼驚馬勢與角逐有能紹吾氣哉。驥耳之疾速我若驚馬之聲與角逐耳能時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耳之用以為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為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見非戰無所安故使民揚聲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戰則國富兵強而天下莫敵矣民言有可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害之必能內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陳如閩評

兵事為農有事為兵使民自為衛即以衛君此周制也射罽子亦述古法焉而已矣

馭夷類

稽首來臣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擊擊。未至也。以喻用兵或曰訕訕北夷被我絕續純續帶我金犀犀金神珍

膳賓餽。其餽餽其口也不亦享乎。禮禮胡如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

不享乎。為兵主者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向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受小費而就大患乎

侯晉陽評

首言大和之世百官如麟鳳之儀儀然有義師帥然之象蓋至也元言被我純緒之本蒙帶我金犀犀飾之制常珍之膳以安其餽其口不亦施享禮之感乎

易而實難

貞山子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綠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綵無文采。裙襜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縠。漆吐之貢。織綺羅紵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棄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禮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燕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從。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

郭士俊評

文學以匈奴無文飾而難攻所以得生
事遠夷之心也詞意刻畫大有工致

四荒悅服

金門子

竊料匈奴控燧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命率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古大縣也而敢嚴言侵盜屢欲元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輝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十石居之陛下宜聽其事計詔命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家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及備月氏灌竄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戒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

郭在中評

治安策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得單于之頭而封其命悉以御強遠而文自推曉

論勇類

勇於義而果於德

楊子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子君益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魯仲連錫而不辭荆古制字蘭相如劄而不傷

李少文評

本引古人以証
前論勇之意

萬可以尅天下

韓非子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

宋九青評

評述
的卷

聖人之勇

莊子

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宋吾語汝夫水行不避蛟龍卷濤火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解而退。

張伺初評

此段審時安命之志。宜采人聞之而悅然也。

勇有五等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宗墨子。有屈將子以好勇聞墨子。非聞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聞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二語見莊子斷輪篇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割必剗。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澆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

徐大生評

此段前借來形容屈將換解疾視之勇說未叙五等勇一步深一步近一步所謂理而論也。

君子之勇

胡非子

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言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王奎微評

君子之勇方是真勇。

舉重拔堅

雲見子

夫知德百入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之力也。

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

宋九青評

發揮力字甚妙。

重死持義

荀子曰。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強。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以前。狂貪而利。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無畏。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高始終評

舉名四勇如傳神寫照。

卷四終